

紫薇愿

吕芳契开着她那辆小小日本车往飞机场接关永实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

车顶有一格小小天窗，芳契按钮把它打开，抬头一看，有意外的惊喜，秋高气爽，她看到一天的星光，有些距离地球肯定有数千光年。

芳契感喟，什么都没做，已经是新中年了。

从前听见女长辈们抱怨腰酸背痛记性坏睡不稳的诸般毛病，总觉得她们闲得慌，故意创造些无关痛痒的症候出来消暑解闷，这一两年，芳契渐渐怀疑她们或许有值得同情之处，低头伏案久了，芳契只觉得脖子酸软，她不敢诉苦，怕只怕比她年轻的一辈怪她无病呻吟。

一认输，更加兵败如山倒，非死撑着不可。

大概一小时后，便可看到关永实，想到这里，有点儿高兴，有一年多不见了。

芳契把时间算得很准，停好车走进候机室，站了不到十分钟，关永实便缓步出关，他对芳契挥手微笑。

看着就叫人舒服，高挑身段，穿套深色的皱皱西装，不徐不疾走近，与芳契紧紧握手。

他说：“你的气色好极了。”芳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，她已经卸了妆，脸黄黄，并不在状态中，所以只笑笑。

他拥着她肩膀走向电梯，相当认真地再一次问：“芳契，我们几时私奔？”太迟了，已经变成姐弟了。

他比她小五岁，自十二年前第一次见面起芳契就缺乏勇气与他更进一步。男人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好朋友好拍档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。

“你那多伦多生涯如何？”“快。”芳契笑，二十小时飞行难不倒他，他俩还能喝一杯咖啡。

“到我房间来。”“人们会怎么想？”“人们早十年都已经想过他们要想的情节了，我同你，跳进圣罗伦斯河洗不清。”芳契白他一眼，“看见你真好，谢谢你，关永实。”没有人会相信她同他没有关系，芳契与上一届异性伴侣就是这么闹翻的：关永实经香港往汉城开会，遗失行李，芳契花一整天去替他添置衣物，自内衣裤鞋袜一买买皮带领带，尺寸全部了如指掌，王世忠觉得瞄头不对，质问她：“这关永实是你什么人？”芳契听见他悔气冲天，已不自在，因而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王世忠炸起来，“如果他是你兄弟，我说你心理变态，如果他是你朋友，我退位让贤。”芳契直看到他眼睛里去，“他是我好友。”结局可想而知。

永实问：“咖啡？”芳契点点头，坐在安乐椅上。

“芳契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私奔。”“不行，没有可能，私奔之前，我们至少应该握手。拥抱。接吻、同床。”“我俩好象已经握过手了。”“那是不够的。”“或许我们需要较长的时间。”“不不不，”芳契摇头，“我不会为你解下衣裳。”永实的面孔逼近芳契的脸，“为什么？”“太多伤痕。”“我会治好它们。”他以为心灵上的瘢痕。

“才怪，总共动过两次手术，一次割除粉瘤，另一次切除盲肠。伤痕累累，根本见不得人。”永实说：“我永远只看到你美丽的一面。”“奈何我自惭

形秽。”“完全没有必要。”芳契喝一口咖啡，“我现在明白为何人类要恒久寻找长春不老的秘方。”“看得出你仍为那五年烦恼。”她老是不肯原谅他比她小五年。

芳契看着他笑，“现在不止那五年了，十年前我愿与你同年，十年后巴不得比你小十年。”“真的？你愿意重做一个二十五岁出头的女孩子。”芳契向往他说：“十六岁，十七岁最好，皮肤晶莹得发亮，头发柔顺乌黑，身体刚发育停当，簇新，发出芬芳的气息，没有一丝多余脂肪……”“你会不会把青春期想像得太美妙了？我对我的十六岁就没有太大的好感：脸上长满疤，头细脚大脖子长，声音像鸭子叫，丑得惊人。”“我向往做一个十七岁的少女。”永实捧着咖啡过来，和衣倒在床上。“慢着慢着。他说，“这里边有很大的秘诀，假如你可以回到十七岁，尚有多种选择，第一：做回你真实的十七岁，时光倒流若干年，你一觉醒来，发觉你仍然是个小女孩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“不不不，”芳契嚷，“我才不干，我已经受够那段痛苦的成长期，也许我说得不够清楚，我只想得回十七岁的躯壳。”永实看着她，“你太重视皮相了。”“是吗，一位前辈说得好，有几个女人，是因为她们的内在被爱？”“选择二：年轻的身体怀着成熟的思想，回到过去生活，从头开始，也许你根本不会再走你走过的道路。”“非常可能，过去我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，但不，往者已矣，老路不必重复。”“选择三，以你目前的智慧，再配一具新躯壳，继续生活下去，比我们多活十来年。”“对，”芳契说，“这个好，青春的身躯，老练的思想，无限活力，充满智慧，一定百战百胜，所向无敌。”“贪婪。”“谁不是？”芳契反问。

“我就想都没想过这种事。”永实坦白他说。

“男人要到五十岁，过后才会为这个问题烦恼。”芳契走到露台，十分巧，抬头刚刚看到一颗流星自半空坠下，滑落到西方去了。

“许个愿。”永实说。

芳契转一转腰头的鳄鱼皮带，“愿我俩友谊永固，身体健康，升官发财。”永实失望跌脚，“是什么话，你应当说：愿宇宙至尊赐我一具青春玉女金身。”芳契慨叹，“我一直不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聪明人。”永实搭着她双肩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样。”芳契牵一牵嘴角。

永实说：“这些话题多无聊，我们应该利用良辰美景拥抱接吻才是。”芳契看看表，“我要走了，睡不足，第二天整张脸都肿。”永实替她取过外套手袋，送她下楼，看她上了车，朝她挥挥手。

公司里升得最快是吕芳契，关永实当年到华光企业做暑期工时，芳契已是营业部主任的得力助手，此后，几乎每年定期升一级，潜力无限，又有机会发挥，真正锐不可当。

永实对她印象深刻。

吕芳契喜欢穿男式上衣，尤其是在冬季，一件小码凯斯咪西装上身衬得她英姿飒飒，配及膝直裙，或西裤平跟鞋，天气再冷时罩件男式长大衣，更显得一张脸细致玲珑。

时款女服与她无夫，吕芳契的至理名言：“女装设计没有理性可言。”关永实没有见过性格那么刚强的女子，他立刻一头栽下去，爱上这位大姐姐。整个大学四年爱得差不多死掉。

他并不是那种乖乖老实小男孩，他已经有女朋友，对她们也不规矩，她们追他，他放肆地伤害她们，大学三年时已经有好几颗心为他碎掉，恃着

剑眉星目，成绩优异，关永实不是易相与的少男。

但是一物降一物，他爱吕芳契爱得极苦。

开头她把他当学徒，教他，也不饶他，一点点错便讽刺责备，令他起码三个晚上睡不着，一边脸麻辣不褪。

暑假过去，他没有超生，整个冬天脑子里都是吕芳契的影子，他跑到华光门口去看她，等她下班，她却跳上他人的红色跑车；那人还当众轻吻她的粉颊，关永实在归家途中才发觉自己泪流满面。

半年后，芳契与那人订婚，那人叫路国华。

完全不是时候，五年犹如咫尺天涯。

要是他们在今日才认识，永实自问应有七分希望，他根本毋需告诉芳契他有多大。

但是那个时候不同，他是黄毛小子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她已经是位事业有成的成熟女性。

年龄地位一般悬殊，没有办法忽视这个事实。

他为什么爱她？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恋爱这件事不能问，也不会有答案。

关永实却坚持他有爱上吕芳契的一切理由。

像那双不涂寇丹的手，像那白皙的后颈，像她心情开扬时笑起来露出尖尖的犬齿，像她工作时忘我的投入，像她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……世上没有女子比得上她。

十年后关永实仍然坚持这一点。

他的感情生活变得非常神秘，毕业后他正式加入华光，同事们相信他是在等吕芳契。

芳契的美籍大班曾同她说：“五年算什么？根本不应造成篱笆。”但是芳契已是路国华的女郎。

若干女孩子为关永实倾倒，因为关永实可望不可及，他眼中只有吕芳契，对心态稚嫩的少年人来说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，想像中最普通的情节都幻化成蔷薇色浪漫的梦。

芳契在两年后与路国华分手。

今日，路某已是一个头顶四分秃，腰围如套着橡皮救生圈的中年人，脸上围满了肉，挤着五官，不大有表情了。

没有人能说他难看，因为中年男性应该就是这个长相，但芳契每次看见他都觉得尴尬。

芳契目光如炬，什么细节都逃不过她的法眼，路君长胖了，穿大号西装，袖子却太长，老盖着他半边手掌，又不叫裁缝修改，每次垂下手，姿态冬烘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又要老许多，芳契觉得不忍卒睹。

偏偏又同住一个都会，久不久会碰见一次。

今日看到关永实那年轻的，修长的，结实的身型，更使她感慨万千。

原来男人也会老，老男人且往往比老女人更不堪，世纪末的男人又比世纪初的男人老得更快，因为从前老式女人不敢嫌男人老。

回家途中，芳契忍不住想，能够被永实那强壮温柔的双臂轻轻拥抱，必然是曼妙的经验。

年纪一大，不论性别，思想就渐渐猥琐，芳契不由得涨红半边脸。

叫小关拥抱她，也不是那么艰难的事，挑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放一支轻音乐，主动把双臂搭上去，相信他不会推开她，相信他会就势抱紧她。

但是要做最好早做，现在才做，时间又不对了。

永远只差那么一点点，今天的吕芳契姿色不比从前，每逢喜庆宴会，有谁举起照相机，芳契总想避开镜头，灵魂是否被摄不打紧，照片往往忠实录下她的雀斑眼袋，真正受不了。

永远没有拥抱过，还可以在心中盘旋：那感觉想必是好的，真正抱在一起，也不过是平凡的一男一女运用身体语言。

睡得不好的晚上，芳契总觉得有人轻轻拥抱她，她清晰地知道，那人是关永实，或是，她渴望他是关永实。

路国华君从来没有人过她的梦。

第一次发现关永实不再是小男孩而是一个英俊动人男人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场合。

开完会，她笑着与广告部的女职员高敏说：“我跟你介绍一位小朋友。”关永实过来招呼，女方那惊艳的神色使芳契愕然，她转过头去，重新以客观的目光打量小关，她明白了。

什么小朋友。

他浑身散发男性魅力，下巴那俗称五点钟影子的青色须根尤其动人，这个一直替她挽公事包的小伙子是几时由小丑鸭变成天鹅的？只见高敏扭着身子过去握手问好，媚眼如丝，声线忽然高了三度，芳契才知道她从来没有注意过眼前的风景。

她沉默许久。

彼时小关已经成为华光的正式员工。

隔了四年，她才对他稍加注意，原来他在大学里念的是工商管理，原来总经理是他的表叔，原来他比她小五岁，原来全公司都知道他仰慕她，原来所有情人节的神秘贺卡由他寄出。

芳契真想找个地洞钻。

然后虚荣心自她脚底往上升，接着朝东西方伸延到双臂再冲向她脑袋，她决定控制自己。

在这之前，路国华已跟她说：“两年来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你好似完全没有某种需要。”芳契维持沉默。

最后路国华似是嘲弄，似是自语，他说：“男装穿得太多了。”这是芳契所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回到家，芳契打开露台长窗，看向星空。

下半夜的流星应比上半夜多，在英仙座方向又出现一颗焰火般的流星，它闯入大气层，使空气发光，电离。同时燃烧气化，划出一条光的痕迹，来得突然，去得迅速。

芳契不由得仰脸许愿：“请赐我，”什么，关永实说的是什么？对了，“请赐我一具玉女金身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夜深，说完之后，芳契抚摸双臂，一边嘲弄自己异想天开，一边走回室内。

这时，那流星忽然在半空中拐弯，闪闪生光，犹如一架幽浮，像是听到她的愿望，然后，终于消失在黑丝绒般的天空中。

芳契洗一把脸，看着镜中的面孔，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天，心情开朗，化好妆，穿上本季最新的时装，芳契自问还可以充充场面。

但很多时候，芳契都会说：“三年前？三年前我打老虎。现在都不想动。”从前听到长一辈的同事谈论计算退休公积金，她如闻天方夜谭，通通

事不关己，现在有人抱怨外币波动，黄金大跌，芳契也会伸一只耳朵过去。

真不值，没有真正疯狂过，没有真正庸俗过，没有躲过懒，没有偷过步，弹指间芳华暗渡。

芳契上床睡觉，不然天都快亮了，明天还要同关永实开会。

朦胧间心特别静，芳契向自己说：“争取到经济与精神独立，等于已经赚到金刚不坏之身，还要换玉女金身来作什么？”她又轻轻回答：好去追求关永实。

她转一个身，又想：现在也可以向他表示心意。

不，不能用这个躯壳，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恋爱是少男少女的特权。

芳契忽然间清醒，她自床上坐起来，脱口喊出：“谁？”房间内寂静无声。

当然只有她一个人。

芳契又躺回软枕上，刚才，有三两秒钟的时间，她有种感觉，恍如附近有个人在向她提问题，访问她，叫她此刻便去与关永实说个清楚。

太累了，精神变得恍惚。

“你希望一夜之间变回去，还是逐渐回复青春？”多么有趣，居然还有选择。

啊是的，什么都需要适应期。

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上，她可不能一日比一日年轻，孩子们会不认得她。

“渐进，还是即刻。”这个问题倒很难回复，照说，什么事都是即刻兑现的好，马上，现在，这一分钟，刹时间，但芳契并非急进派，她总共花了十年时间建立她的事业，用无比耐力克服无数关口。

她轻轻呢喃：“渐进吧，给我一个月时间，调转我的新陈代谢频率，不应太难。”她熟睡。

第二早醒来，红日炎炎，早忘记前一夜的事，她只记得小关会在本市逗留一段日子，他代表多伦多总公司前来与她算帐，小关公私分明，事情或许会有点儿棘手。

梳洗完毕，芳契套上半身裙，裙头有点松，像是腰身突然紧了一点儿模样。

半年前芳契跟大队去健身室做过体操，非常有效，睡得着吃得下，肩膀宽了，腰围缩细，正当她要进一步努力，公司却派她到伦敦去了一趟，三个星期后回来忙做报告，浑忘健身一事，那三公斤额外体重悄悄回转，坐在她腰围与臀围之间，舒舒服服，再也没有异心，再也没有离意。

今天，这三公斤好像忽然不见了。

芳契无暇去想它，扣上腰头，取过外套披上，匆匆下楼。

才睡了几个钟头，但是神清气朗，且自觉体态轻盈，许久没有这样好感觉。

到了下午，看见关永实，她更开心，姿态明快，如一头小鸟，办公顿时事半功倍，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但情况大有希望好转，整组工作人员都十分满意。

芳契约好小关一起晚饭，洗手的时候，女同事高敏先在镜子里凝视她，然后转过头，近距离瞪着她的脸，芳契莫名其妙，自问没有敌人，便无惧地

笑笑，抹干手。

女同事发难，非常干脆直接地问：“芳契，你用什么牌子的面霜？”芳契退后一步。

“简直返老还童，起死回生，你脸上雀斑起码去掉一半，快快介绍给我用，不得有误。”芳契这才抬头照镜子，这才有时间看到自己的脸孔，没有什么不一样嘛，高敏神经过敏了。

芳契拍拍高敏肩膀，“别疑神疑鬼，这不过是只新粉底，遮瑕作用特强，包拯擦上都变小白脸。”“不，”高敏异常坚持，伸手指向芳契的脸，“这里这里那里那里，明明有痣有斑，今大部失踪了。”芳契不禁有气。

这女人，这样彻底地研究别人的脸孔，真无聊。

她说：“我的脸有什么，我应当知道。”“是不是做过手术？”越间越离谱，芳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，轻轻推开高敏，拨一拨头发，推开洗手间门。

高敏在后面蹬足，“吕芳契，你好自私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告知老姐妹。”老姐妹，真有她的，肆无忌惮摊开来说，芳契无意黄熟梅子卖青，但对此等放纵言语，却不敢恭维。

高敏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早三两年，她虽然活泼，也还有个分寸。

芳契伸手把头发拨向身后，倒是一怔，她摸摸发脚，头发怎么长了？上星期六才修过，她摆摆发尾，实在无暇研究，到会客室去见关永实。

这些年来，小关一见她，总是立刻跳起来，同时伸手接过她的公事包。

芳契已相当习惯，她笑说：“我们今天吃哪一方？”“四方。”真的有间日本馆子叫四方。

他俩双双出门，其他的同事会心微笑。

都会人不爱管闲事，这一桩是例外，为时太久了，变成公司历史的一部分，旧同事很自然将这一段消息传给新同事听，新同事遇到更新的同事，又忍不住把故事复述一遍。

没有人明白他俩为何不结婚、订婚。同居，甚至是公开关系。

他俩坐下来，先叫酒喝。

小关说：“芳契，今日你的精神比昨日好得多。”“暖，我也觉得如此。”“看样子，现在把坏消息向你公布，你会受得住。”“坏消息！”芳契二怔，“什么坏消息？”“我会留到春节才走，一共两个月。”“什么？”芳契十分意外。

“不要怕不要怕，喝杯酒定定惊。”“公司调你回来？”“不，这是我的假期。”“六十天无所事事，你肯定你会习惯？”芳契讶异。

“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”关永实伸手过去，握住芳契的手。

芳契把手一缩，“我知道了，”她灵光一闪，“你要到别的机构去试试，永实，华光一向对你不薄，莫非有更好的机会，更大的挑战等着你？”永实笑，“与工作没有关系。”“那是什么？”芳契心痒难搔。

“我想用两个月的时间，看看，能不能打动你的心。”芳契呆住，瞪住他，一口米酒卡在喉咙忽然变得不上不下。

“我们从来没有奉献过时间给这段感情，也未真正悉心经营，一年才见几次面，然后就以熟卖熟，疯言疯语打趣数句，请问如何开花结果？”芳契总算把酒咽下去，温和的米酒像是变了烈酒，融融然温暖她的心，芳契笑了。

“从今日开始，我要天天坐在你面前，直到你说好。”“你认为值得？”

“是，十年已然过去，我还没有遇见比你更适合我的女性，我要作最后努力，还有，现在我俩看上去再合衬没有，我不想给你机会乱找借口。”再拖下去，

他正当盛年，她已垂垂老去，更无理由在一起。

“永实，我们只不过是谈得来而已。”他摇摇头，“远远不止，何必自欺欺人，下意识，你一直在等我，我也一直在等你。”这样过一生岂不美妙，阴差阳错地一直等，好像已经发生了，最终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到头来，疑惑地问自己：到底有没有发生？许多真人真事，经过一段日子，也会谈却淹没，似从未发生，皆如梦，何曾共。

芳契说：“或许我们不是好丈夫与好妻子，一旦生活在一起，难免发现这个事实。”“也许我们会是最好最长久的夫妻，不试过怎么知道？”“我没有信心。”“我有，看我的，如果我不能令你改观，那也算是我的错。”“永实，外头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孩子……”“每次见面你必要说这句话，”关永实拍一下台子，“永不落空，唠唠叨叨如老妇，你这种态度叫做自身实践预言，一天到晚慨叹岁月无情，果然，它饶过别人，也不会饶过你，因为你对它太关心。”看样子关永实已经下了决心要教训她。

芳契莞尔，他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儿，现在反过来指导她。

她温和他说：“今天说这么多已经够了，别太兴奋，明天继续。”“我送你回家。”永实说。

到了家，芳契惯性往浴室卸妆。买下这层公寓的时候她示意装修师傅拆掉一间睡房来扩大浴室，她并不要宽敞的客厅，单身女子在家招待友人是非常不智行为，请客容易送客难。

洗掉化妆，芳契看到自己的素颜，打一个突。

她摸摸面孔，死人高敏说得对，她的面孔肌肤忽然洁白许多。

去年夏天公司租了一只船出海，芳契一时兴起，游了大半天的泳，泡在水中，悠然忘忧，好了，两颊晒出数颗雀斑来，怎么样用化妆品都褪不掉。今天不见了。

等一等，她站起来，腰身细三公分，皮肤恢复白嫩，谁在帮她忙？抑或是化妆镜上的灯泡火力不够，需要更换？最可能是米酒喝多了。

她回到床上去。

年纪大令她最困惑的地方倒不是外型步向低潮，她最近发觉（一）从前做一小时起货的报告今日要做九十分钟，（二）无论做什么，很快就疲倦了。

可怕。

难怪老人家看上去总是有点儿邈邈，在很多个疲倦的早晨芳契都问自己：能否隔天洗头？需要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克服这种堕落性思想。

开始是不再洗头，接着放弃节食，跟住不穿丝袜，于是整个人崩溃，专门挑有橡筋头的衣裙，脸黄黄的，接受命运安排。

不，芳契握紧拳头，不，她有的是斗志，她会努力到七十岁，假如有七十岁的话。

芳契朦胧入梦。

“你可觉得其中分别？”芳契转身苦笑，有什么分别，关永实今天这番话只有令她更加难做。

“她并没有觉得。”“再过两天吧，她太忙了，对身体不加注意。”芳契睁开眼睛，低声问：“谁在喁喁细语？”浴室水喉头传出滴滴的滴水声，芳契起身把它旋紧，回到床上，呜一声呼呼地睡熟。

第二早电话铃比闹钟更先响。

“早，记得我昨夜说的话吗？”疲劳轰炸。

“别玩了。”“我拒绝接受这种侮辱性的置评，在你面前，我从来不会玩耍。”“对不起，”芳契道歉，“这是真的，我收回那三个字。”“要不要告三个星期假与我共去巴哈马群岛？”“我不行？”“公司会得照样运作生存的。”

“不，不是公司，是我的身段，未得修理，赘肉甚多，不适宜穿游泳衣，试想想，到了巴哈马，不穿泳衣穿什么？”永实想一想，“可以不穿。”芳契叹一口气，“有时候我真怀念那年轻纯真的关永实，那时候你才担当得你的名字。”“芳契，年轻真的那么好？恐怕一大半是幻觉，我的小侄女儿既要应付考试，又患了近视，又同她两个妹妹不友善，十五岁的她想自杀。”“胡说，明天她发觉自己长高了两公分，有男生对住她笑，还有，国文考甲级，立刻又发觉人生美好。”“你忘了，青春期也有青春期的烦恼。”“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烦恼。”“小姐，青春并非万能。”芳契的闹钟响，“我要上班了。”“我来接你。”芳契深呼吸一下，一跃而起，许久没有这样做了，最近她下床的程序如下：先慢慢坐起来，把腿缓缓移到地下，然后垂下头，把额角抵在膝头上，像人家飞机失事时采用的标准姿势，呻吟数声，才站得起来，伸长双臂，如梦游般摸人洗手问。

今天不用。

今天她很愉快地下了床，看看地板，也不觉它有什么可怕之处，站在上面，也挺安全。

刷牙，洗脸，都是固定的程序，对镜用毛巾抹脸的时候芳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头发！

头发长到肩上。

她张大了嘴。人的头发长得极慢，大概三十天生长一公分左右，世上还没有任何合理的药物或仪器可以控制人体毛发的生长。

芳契不是一个粗心的人，她对自己身体各部分了如指掌，故此才为渐进的衰退悲秋不已，昨天早上，她头发明明才及耳际，一夜白头的故事她听过，但二十四小时时间长出十公分的头发来，诚然不可思议。

她用湿毛巾捣着脸到书房去找记录，芳契有一部麦京陶，把所有有聊无聊的个人资料登记有内：保险箱号码，银行存折号码，亲友生日年月日等等。

几时剪过头发的正确日期都有。

照记忆，她改动发式已不止一年，主要是把薄刘海往后梳，长度减短，然后每六个星期修一次，维持整洁。

一按钮，电脑荧幕打出绿色字样，芳契一查就查到，那约莫十四个月之前的事，发型师傅叫卡尔。

芳契之困惑，非笔墨可以形容。

她抬起头，仔细地回忆，头发在昨夜已经有变化迹象，只是她未加注意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她抬起头，呜呼，时间到了，急忙扔下毛巾换衣服赶出门。

小关的车子已经在楼下等，客位上有一束小小紫罗兰，芳契还未开口，小关抬起头来，已是一呆。

他说：“我喜欢你这发型。”他注意到了。

他又说：“今日的气色非常好。”“谢谢你。”芳契拾起花束放到鼻端嗅一嗅。

关永实再说：“也许你在恋爱，所以看上去容光焕发。”芳契摸摸面孔。在车里她掏出小镜子照照自己，研究半晌，又把镜子放回皮包。

芳契不患恋镜狂，这面镜子通常来料理隐形眼镜，她皱着眉头，大惑不解。

永实笑问：“又不满意什么？”芳契迟疑很久，才说：“永实，我怀疑我比昨天年轻了。”永实误会，“你早该持有积极的人生观。”芳契用手托着头，扬一扬另外一只手，觉得无法解释，又怕关永实当她神经衰弱，故此不再出声。芳契心中像是有点儿头绪，但是又没有具体的线索，她精神恍惚起来。”小关伸过手来，替她揉一揉眉心。

她只得朝他笑笑。

2

回到公司，她脱下外套，卷起衬衫袖子，先应付紧急事务，惯性姿势是低头批阅文件，脖子双肩，都会酸痛，真是职业病，一超过十年，腰身都佝偻了，有什么是不必付出代价的呢，唉，唉，唉。

高敏推门进来，“有没有约人午餐？”那是一个很坏的借口，全世界人都知道吕芳契从来未养成出外午餐的习惯，有什么事，她把所有的人召进公司会议室来谈，座右铭是“我从来不坐台子陪客吃饭。”高敏这次推门进来，不外是探听秘密。

芳契答：“我的午餐一向是一只苹果。”“我还以为你约了小关。”她搭讪。

高敏老实不客气地把头伸过来仔细观察她的脸，“我说，芳契，你是美过容了是不是？”芳契叹口气，“什么都瞒不过你的法眼。”高敏陡然兴奋起来，“是几时的事，做过哪几个部位？”“昨天做昨天拆线，眼耳口鼻焕然一新，新形象新人事新作风。”高敏恨恨地看着芳契，这些年来，她一直搞不过芳契，芳契老是比她棋早一着。

“还有，”她不肯放松，“你头发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假的，自从昨日见过医生之后，我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假人。”“我不相信，芳契，你到底有什么秘方，是否年头到欧洲时顺带到瑞士注射羊胎素，效果真的那么好？”芳契叹一口气，“我看上去真的年轻了吗？”高敏说：“不很多，但是不退则进。”“或许我在恋爱了。”芳契怔怔他说。

传说感情生活舒畅使人体内分泌产生调节，那人看上去会精神奕奕，判若两人。

高敏惊叹，“呵，你终于承认了。”“我得赶一篇作业，高敏，请恕我无礼。”高敏勉强退出。

芳契伏在案上一会儿，才抬起头，唤人送一杯新的红茶进来，继续工作。

下午，关永实进来，跟她说：“我给它时间，你不给它时间，也是枉然。”“‘它’是什么？”“天外来的一名怪客。”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“来，芳契，收工吧，给我们这段感情一点儿时间。”他伸手拉芳契的手，芳契“雪”一声

呼痛，缩回去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小关惊道。

芳契比他更加诧异，她的右手忽而出现一道新疤，口子不大不小，显然经过缝针，似一条小蜈蚣，爬在下手臂下，位置稍侧，斜斜地躺在那里。

芳契与小关对这道疤痕都不陌生。

芳契当时还开玩笑说：“幸亏它不在脉搏上，否则一定有人误会我走极端。”芳契顿时变色。

小关急问：“你又伤了自己？”这条疤痕由意外造成，当时去医院缝了五针，把关永实吓得魂不附体，他当然不会轻易忘记。

“你今次是如何割伤的？”小关不肯放过她。

芳契发呆，她也记得很清楚，意外发生在前年春季，距离今天大约有一年半时间，伤痕早已痊愈，只余下一条比较粗壮浅咖啡色的肉纹，芳契还对小关说：“看看你累我破了相。”此刻的她僵立不动，心中有点儿明白，但是难以开口。

“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？你已经去过医院？”芳契连忙放下袖子，“没有事没有事”“痛不痛？”“不相干。”“芳契，你缘何如此神秘，我俩之间，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芳契瞪着他，不，不，她不能对他说，太荒谬了。

谁会接受一件这样古怪的事？“芳契，你面如金纸。”小关过来扶她。

“我太错愕了。”芳契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我们下班吧。”他把外套搭在她肩上。

芳契闭上眼睛一会儿，待神魂合一之后，才站起来跟关永实开步走，不由自主地把手臂伸进他的臂弯。

他送她回家，检查公寓每一个角落。

十九个月前，他因升职的喜事喝多两杯，跑到这里，原本只想把大好讯息与芳契共享，谁知太高兴，脚步浮浮，一头撞到客厅与饭厅之间的玻璃屏风上，不知恁地，玻璃碎裂，哗啦啦往芳契边倒去，芳契本能地用手一格，小关只见到血如泉涌。

他没有想到她会痛，只怕她破相，一时不知伤在哪里，嘴巴不停地叫：“我一定娶你，我一定娶你！”芳契本来惊得呆了，一听这话，歇斯底里地笑起来。

结果自行入院缝针。

我一定娶你。

多么可爱。

此刻的吕氏香闺已经没有玻璃屏风，有一段日子，芳契看见玻璃都怕，茶具都换过一种不碎硬胶制品。喝香宾用耳杯，不知多么趣致。

小关过来蹲在芳契面前，“你现在觉得怎样？”“我不要紧。”“你有心事。”“成年人当然个个都有心事。”芳契感慨他说。

“所以你渴望回到十七岁去。”芳契的心一动，她看着关永实。

小关既好气又好笑，“你看你，一说到十七岁就双目发亮。”芳契不言语，她蜷缩在沙发内，这时候，关永实觉得她比他小。

他恳切他说：“让我们结婚，由我来待候你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爱吃鳀鱼炒蛋炒饭，也只有我一个人懂得做，来，你且休息一下，我去安排。”芳契看着他走进厨房之后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跑到书房，按动电脑，坐在它面前发呆。

假如这是真的，假如这个玩意持续，现在她每过一天，便年轻一点，准确的数字是两百零六点八三天，换句话说，三十天以后，她的身体会回复到十七岁模样。

芳契浑身汗毛竖起来。

这正是她的愿望！

怎么可能？她霍地站起来，数千年来，人类惯于默祷，希望天上具大能力量之神明，会得静心聆听，在可能合理的范围内使愿望成真，每个人在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燃点蜡烛，许愿，吹熄烛火，望渺渺香烟往上的时候把愿望也带至天庭……十分虚无飘渺，很少有人似吕芳契这样，对牢一颗流星许一个愿，二十四小时之后，便逐步迈向成功之路。

然而芳契此刻惊多于喜，忧多过乐。

她无所适从。

芳契摸一摸电脑字键，打出“你们是谁”字样，她接着问：“你们会不会许我三个愿望，有什么附带条件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”完全没有意识，像小学生抓住一枝笔在拍字簿上涂鸦一样。

这个时候，小关叫她：“芳契，你在哪里？”芳契连忙站起来，只见关永实捧着一杯热茶进来，“喝一杯浓普洱宁一宁神。”“谢谢你。”小关真是个赏心悦目的俊男，即使穿着围裙，也不失其美，当下小关见芳契盯着他看，心中虽然喜欢，口里却调皮他说：“唉呀，你的眼神剥光了我的衣服。”芳契忍不住把一口茶尽数喷出来。

她的胃口并无因此好转，只吃了半碗炒饭。

关永实问：“你可要我留下陪你？”“不，”她摇摇头，“你也需要休息。”“我们可以开着音乐，在地毯上拥抱接吻打滚当作休息。”小关满怀希望般说。

“你看艳情电影看得太多了。”“好吧，晚安。”芳契送他到门口。

“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”“你会一直住旅馆？”“不，朋友在近郊有一层空置别墅，我问他租用。”“好，有空我来探访你。”“啧啧啧，人们会怎么说？”芳契作出生气的样子来，嘭一声推上大门。

回到房内，她坐在床沿，轻轻卷高袖子，果然不出她所料，疤痕已经失踪，皮肤光滑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她又年轻了个多月，那时候，她还没有受伤。

芳契曾经听说过时光隧道，有些人踏错空间，回到若干年前或之后的世界去，她的情形却略有不同，时间与空间都正确无误，她的身体却往回走。

天！芳契惊惶地吞一大口涎沫，这样一直不停走，她这个人岂不是要走向母亲的子宫里去消失！

芳契用手掩住嘴巴，为什么要许那样的愿？贪心，太贪心之故。

她怔怔地走过书房，发觉房内绿光耀眼，她忘记熄电脑，但是以前电脑的荧光幕从未有过这么刺目。

芳契走近，刚伸出手，便如电殛般愣住。

荧幕上密密麻麻打出字样来。

她身不由主地坐下来，读了第一句，已经遍体生凉。

有人回答她的问话，有人借电脑与她对答交通。

荧幕上第一句是“吕芳契，我们共有两个人，我们是一个小组，我们的代号，叫‘光’与‘影’。”哗，芳契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她第一个反应是要

拔足飞奔，但，逃到哪里去？她倔强的本性遇到突发事件便表露无遗。

芳契又坐下来，读下去。

“地球时间三十小时之前，我们飞经贵星球东经一一四度北纬二十三度交汇处，接收到阁下向我们航天器发出之逼切讯息，经过商议，因恰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故决定协助阁下达成愿望，谨祝阁下称心如意。”芳契睁大双眼，犹如在梦中。

这时候荧幕上打出无数图表，芳契虽然不通生物学，也约略知道这有关她生理构造。

他们掌握了一切有关她生命的资料。

芳契拉过椅子，正襟危坐，用字键打出：“光与影，你俩来自何处？”她凝视小小荧幕，用神过度，双目涩痛。

过一会儿，回答来了。“贵国周代以前，就给天空的星星取名字，把天空划分三垣二十八宿，我们来自紫微垣斗宿，距离贵星球约二十万光年，算是亲密的邻居。”芳契脑海中有一个奇异的想法：有人跟她开玩笑。

有人接通了她的电脑，作弄她哩。

会不会是关永实这个鬼灵精？她继续问：“你们来地球干什么？”“我们进行例行巡游。”“用什么方法飞行？”“宇宙折叠法？”“目的何在？”那边有一刹那迟疑，但继而很但白地回答：“顺带探访一位好友。”当然！芳契灵光一闪，还有谁，她打出来：“我知道，卫斯理。”光与影像是怪不好意思，“是，欲与他共谋一醉。”芳契松一口气，不管他们是谁，他们是忠的。

“我有一个请求。”“请说。”“不要让我回复婴儿状态。”“我们已经将你的新陈代谢率程式调校，你将得偿所愿，回复到十七岁模样。”芳契又吁出一口气。

“你们此来是否乐意满足每一位地球人的愿望？”“不可能，有些人发出的讯号意志力不足，电波太弱，未克接收，又有很多愿望非我们能力所逮，又有若干与我们宗旨不合，每次出巡，通常只能允许三个愿望。”三个愿望！难怪童话里统统是三个愿望。

芳契呆在一边。

过半晌，光与影问她：“你快乐吗？”芳契过半晌才答：“是，当然。”那边回答：“地球人的快乐往往太过复杂难求。”“你说得对。”“晚安。”荧幕上讯息中止。

芳契几乎没能站起来，她紧张得浑身肌肉不听使唤，双腿僵硬，终于撑着桌子站定了，又簌簌地发抖，真没出息，芳契暗暗骂自己，一点儿小事就惊骇莫名。

她斟出一杯酒，点着一枝香烟，两者夹攻，思维渐渐静下来。

恢复青春是人类恒古最大盼望之一，芳契简直不能相信她可以幸运到蒙受这种恩宠。

当然，她读过报纸，地球另一边一个小国家有位祖母外型一直同孙女儿差不多，长久维持着十八岁模样，记者图文并茂地介绍过这件怪事，女主角说：她的心理压力非常大，老怕有朝一日醒来，变回鸡皮鹤发，医生的诊断是，她身体的新陈代谢机能被内分泌压抑，造成青春常驻现象，科学完全没有解释，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太少太少。

一个月后，吕芳契仍是吕芳契，有指模为证，但是她的躯壳将回归成为少女。

芳契有点儿忐忑，双手抓住沙发扶手，不，她无论如何不肯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说什么都要试试回复青春的滋味。

她瞌睡了，眼皮渐渐沉重。

她回到房内，倒在床上。

自发育期后，芳契还未曾试过这么注意自己的身体。

清晨起来，她对镜端详，好家伙，真是腰是腰，胳膊是胳膊，站到标准磅上一秤，不多不少，五十公斤，没想到两三年还可以充一充。

上班之前，她把旧照相部翻出来研究，真的，那时候还勉强可算是鹅蛋脸，现在几乎所有女同事都拥有长脸一张，地心吸力固然是原因之一，办公时整天价拉长脸来做人也是缘故，日子有功，滴水穿石，脸是这样长起来。

芳契想到高敏。

她不会放过她。

需要避她的锋头。

到办公室第一件事便是问“大班回来没有，”接着敲门求见，说出心中意愿。

老板看着她微笑，“你要放假？”像是要割他的肉似。

芳契坚持地颌首。

“吕，公司少了你，还真不便。”芳契不语。

“我知道，关永实回来放假，你需要陪他，你俩拖这么久，也该有个结论，不给你时间办这件大事，似乎不近人情。”“不，”芳契说，“与关永实无关。”老板现出诧异的神色来。

“是我需要时间处理私人事务。”老板看着她，“移民？”芳契想都没想过这般现实的事情，连忙摇摇头。

“不论怎么样。四个星期应该足够。”芳契觉得老板已经够慷慨。

“还有，公司的电话随时会打到你家去。”“没问题，我不打算离境。”“芳契，长假的滋味并不好受，天天无所事事，令我们有罪恶感，咱们这一票人，非得回到办公室对牢满桌文件才能抒一口气。”芳契笑出来。

老板看着她：“我们合作有多久了？”“自我大学毕业那一无起。”“你一直追随我，同我一间公司服务。”“对，我没有跳过槽，我满意现状，我是这样的人。”老板像是赞赏又有点儿感慨更带些惋惜，“真的。”“但另一方面，我又不满现实。”“我倒没有注意到。”芳契轻轻他说：“我一直渴望回复青春。”老板大笑，“废话，谁不想，”他一怔，“喧，你不是想利用这个假期去做修补手术吧。”“你看见我戴盲人墨镜出现的时候自然明白。”“瘀痕要多久才褪？”老板打趣。

“六个月，一年，视每个人皮肤而定。”“假期愉快。”“谢谢你。”“对了，”他叫住芳契，“你看上去仿佛已年轻三五年，是关永实的功劳吗？”“不，完全与他无关。”芳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嘱秘书补一封告假书，然后把下属召来，吩咐后事。

芳契不无感慨，要做，真可以做到六十岁，可是一朝人去了，公司还不是照样运作。

不过今天上午，她觉得特别无憾，眼袋，细纹，脂肪，统统有萎缩的迹象，太美妙了。

中午，高敏捧着茶杯进来，“放假？”瞧，到哪里去找那么关心你的人去，公司真像一个大家庭，芳契笑了。

高敏接着问：“结婚？”“你同家母一样为这个问题担心。”芳契笑。

“一物降一物，你就是怕关永实一个人。”“谁怕谁？你别黑白讲，我会怕他？恐怕是他怕我吧！”一讲完，不但高敏露出诧异之色，连芳契自己都吃一惊，掩住嘴巴。

这番话大欠修养，芳契早已不屑为，反应快并非她的目标，许多时候，她为自己肯吃哑巴亏而骄傲，今天怎么了，难道身体一年轻，嘴巴也会跟着年轻。

“噢，”高敏立刻不放过她，“受了什么刺激，你不是著名圆滑通透的一个人？”芳契立刻转机，“对别人，的确是，对你，因是老朋友，不用虚伪。”这一顶高帽子把高敏笠得舒舒服服，她指着芳契笑说：“我仍然不知道你如何办得到，今天比昨天年轻，看样子明天又比今天年轻。”芳契连忙谦逊：“在下惭愧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”办妥杂务回到家里，她即时钻进书房，按动电脑。

“紫微紫微，进来，进来。”隔了十分钟都没有回应。

芳契喃喃自语，“要不就是忙，要不就是宿醉未醒。”她开始抽烟。

过一刻，回覆来了：“吕芳契，午安。”芳契大喜，“我很好，你们呢？”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不坏，不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非常轻松，但自觉嘴无遮拦。”“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，精力充沛，便不甘服雌。”芳契迟疑一会儿问：“你们的外型如何？”“猜。”芳契童心大作，取过一本辞海，翻开来，遇有图片，便把电脑附着的小老鼠放上去素描。答案是一连串的不。不。不。不。

光与影相当的活泼幽默，芳契一不小心描到一只人类的手臂图，他们叫起来，“老天，丑死了。”芳契连忙打出哈哈。

忽然之间，光与影回答：“是。”是？芳契发觉素描笔无意落在一堆回纹夹上。

她大惊失措，“你们看上去如一堆卐字夹。”光答：“没有那么糟。”影答：“美并没有标准。”“但是——”“彼此彼此，当初看到你们，我们何尝不吓得魂不附体。”“喂，客气点儿好不好？”光：“一讨论这个问题就伤和气。”“好，不谈不说。”芳契问，“你俩还打算逗留多久？”“不一定。”“与你们谈话真正开心。”“我们也有同感，吕芳契，你好像很文明的样子，有人告诉我们，地球上雌性高级生物非常可怕兼愚蠢。并且贪婪自私虚荣无比，生人勿近。”芳契有气，答道：“那人是大大男人主义，天生对女性有浓烈的偏见，一方面又对她们怀有无限眷恋，故形成一种矛盾的爱恨交织的死结，不能自拔。”“哈哈，形容得好，让我们转告他。”“千万不要，否则以他的才能，不难把我掀出来干掉。”“不会不会，他太爱女性了。”芳契继续：“回复青春是一件十分劳累的事情，我得休息一会儿。”“随时与我们联络，再见。”芳契发呆。

她整个生命将因紫微垣斗宿的来客而改变。

一个月之后，该怎么样回到公司去？可否一进门就说“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吕芳契，我回来了，较从前年轻十七岁，活力充沛，创意无穷，各位请坐下，不要震惊，继续努力”，还是怎么的。

不管了。

目前觉得享受便是。

淋浴的时候电话铃响个不停，芳契披上大毛巾出来听。“芳契，你放

假？”小关讲得出做得到，立刻追上来。

“是。”“可是为着我的缘故？”“一点点顺，不可能是纯粹为着你。”“百分比大概占多少？”“像一滴醋掉进一千 CC 清水里。”“有没有酸味？”“不会有，不过假使把这水烧滚，打一只蛋下去，煮熟后蛋白会聚在蛋黄四周，圆圆的，十分美观，洋人用这个办法烙蛋当早餐。”小关楞半晌，像是听懂了，又像是没有，但是他说：“我这就过来陪你。”芳契走进浴室擦干头发，忽然之间，她发觉右胸下角小小一道切除脂肪瘤的疤痕不见了。

她用手摸一摸，颓然坐在椅子上，恍然若失。

她的生命便是由这些苦与乐组成，全部都是宝贵的经验，伤痕是纪念，由心与身付出极大的代价换来，逐渐逐渐，吕芳契变成今日的吕芳契，外型或许略见残旧，战绩斑斑，甚至凹凸不平，她已经习惯，并且带三分骄傲，一分自豪。

如今光与影赐她玉女金身，焕然一新，她却已经开始有点儿怀念旧躯壳。

芳契不知是否能适应金光灿烂的新身。

幸亏在即刻及渐进之间，她挑选了渐进，否则一夜之间产生巨大变化，更会令她不安。

芳契有种可笑的感觉，人骂人有一句话，叫做“你白活了”，这可不就是她。

三年前为着小小粉瘤，芳契颇吃了点苦，全身麻醉，住院三天，芳契并没有通知年迈的母亲，人家孝顺子女往往报喜不报忧，免得老人家担心，芳契更进一步，干脆什么消息都不带回家，好让老母亲耳根清静。

入院那日，芳契只觉孤苦无比，深怕就此与世长辞，虽然说人生三十非为天，但积极的她总希望可以看到人类移居月球之壮举。

她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全身雪白的护士，雪白的天花板，觉得冷。

麻醉师来替她注射，她还问他：“统计报道说一千个人接受麻醉后约有两三个永不苏醒可是真的？”没有人回答她。

芳契轻叹一声，忽然想起诗人梯爱思艾略说脱形容的“生命并不是嘞地结束，而是呜咽”，几乎落下泪来，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视线渐渐模糊。

忽然之间她听得有人叫“芳契芳契”，语气焦虑而怜惜。

是关永实，他不知恁地赶来了。

芳契突觉死而无憾，就这样失去知觉，由关永实握着她的手，被推入手术室。

二十五分钟之后，她右胸下多了一条疤痕。

用恍然若失形容芳契的心情再正确没有，她的确失去不少。

醒转时要用很大的气力才能控制官能，一睁眼便看到关永实那英俊的脸与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并且照样狗口长不出象牙，他问：“有没有看见一道白光领着你经过一条宁静的隧道，身体缓缓浮起，不思归来？”芳契不甘服输，虚弱地点头，“有，但随即听见一个小男生哀哭不已，求我回头就不忍心，便立刻返转。”芳契记得永实一听这些话就噤声，她诧异，莫非他真的哭过？不会吧，她没有问。

她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答案。

芳契沉缅回忆，不想自拔。

越是这样，越不敢有进一步行动，寄望愈大，愈怕失望，芳契只得这

样解释她的心理状况。

关永实上来了，捧着大蓬鲜花，香气扑鼻，一阵风似卷进，“来来来，告诉我，工作狂自动会忽然之间自动放假三星期。”放下花，他看到芳契，又说：“你的脸百看不厌。”芳契笑，“日行一善。”他凝视她，她忽然有点作贼心虚。

但是他并没有看出什么端倪，他只是说：“一离开办公室你就神采飞扬。”他的反应会怎么样？芳契试探，“十七岁与我，你会挑谁。”“聪明如你的女郎净问这种蠢问题干什么。”“大智若愚，你没听说过？”“大勇若拙，我才不会结交未成年少女。”是那非那，很快便有真实报告，芳契并不想试练他，但是看情形小关无法避免这个考验，芳契内心惻然，十分歉意。

“你喜欢什么，东方号快车，抑或依利沙白游轮。”“我情愿躺在家中。”

“好一只沙发薯仔。”“说真的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”芳契整一整他的衣领。

“我忘了问题是什么。”“假如我外型产生变化，你仍然会把我当作好友？”小关严肃地凝视她，过一会儿才说：“那要看是什么变化，变美人鱼还可以考虑，变蜘蛛精就算了。”芳契生气，“我则肯定会一样待你，无论是箭猪狐狸，狼子野心。”“你爱我那样深？”小关大喜过望。

芳契发觉自己又失态了，连忙说：“不过肚子还是会饿。”语气嘲弄。

真的，无论爱人、被爱、谈爱、论爱，都得先填饱了肚子再讲。

他俩出发到附近的海鲜摊档去买龙虾。

3

嫁不到关永实真会怀念他一辈子，世上擅烹饪的男性真正不多了。

饱啖一顿白汁龙虾，芳契觉得这可能全是一个最无憾的假期。

永实问她：“要不要去看我的新居？”芳契点点头。

永实借来一辆开篷车，芳契用一方丝巾扎着头，在颌下缚一只结，架上副斜飞太阳眼镜，扮五十年代时髦女。

车子向郊外飞驰而去。

芳契有种渡蜜月的感觉。

到达目的地，芳契慨叹世上竟会有这样懂得享受的人，由此可知，也不是所有富人都不懂得花钱，不过别墅主人的心思肯定超过财富。

小关住在阁楼，整层面积并不予间断，光线充沛，布置简单，把睡房。书房。会客室都融汇在一起，一坐下来就有种与世隔绝，心静身静的恬淡感觉。

“地方簇新。”芳契发觉到。

“我是第一位住客，试住后满意，可以买下来。”“一个人住太大。”“两个人就不怕静，倘若有三五七个孩子到处跑，更为理想。”芳契听见他这样贪婪，不禁骇笑。

三五七名儿童，那要何等样的财力物力精力方能达到愿望，太奢侈太狂妄了。

“我带你去看后园。”浓茸茸的青草地上一排树，已经长得两公尺高。